

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界定

——从《论语》“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的解读说起

周国正

(香港浸会大学 中文系, 香港)

摘要: 本文从《论语》“君子之不仁者有矣夫,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一语之解读难点出发, 探讨孔子口中“君子”、“小人”两词的真正意涵。首先论证小人并无道德丑恶的含义, 所指仅为胸无大志, 目光短浅, 关心实际利益的小人物。至于君子, 则传统上所谓从位言, 从德言的两分法并不允当; 孔子所称之君子皆位、德、才三者合言, 此为其正名论思想的必然延伸。正名论既要求有其名位者有其实质, 自然亦要求作为管治者的君子有管治的才德, 即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君子君子”。君子、小人的意涵一经厘清, 则该话之解读再无窒碍。

关键词: 君子; 小人; 论语; 孔子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1)02-0115-07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

对《论语》中这句话的解读, 注疏者向来觉得棘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只是引“谢氏曰”, 自己完全不置一辞。^①其中原因很容易理解, 一般认为, 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有两个标准, 一从位言, 一从德言。就前者论, 如果说只有在上位的统治阶层才能仁, 非统治阶层的则不能仁, 不仅有很强的社会歧视, 与孔子有教无类的行事不合, 而且违反常识上的认知——怎么社会身份低就连仁的可能都没有? 与《孟子·告子下》“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说法更南辕北辙了。

可惜, 转从德言也不易。首先,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是道德判断的重要标准, 道德上君子

与小人之分当以此为根据: 仁则为君子, 不仁则为小人。因此, 说小人不仁是近乎无义的赘语。^②此外, 这半句连着“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说而作正反对比, 句中的解读应该相应, 就前半句言, 自孔安国以来都理解为——君子有时是会不仁的:

“虽曰君子, 犹未能备。”皇疏引袁氏:“利仁慕义为仁者不能尽体仁, 时有不仁一迹也。”^③(孔安国注)

此章言仁道难备也, 虽曰君子犹未能备而有时不仁也。若管仲九合诸侯, 不以兵车, 可谓仁矣, 而餽箠朱弦山节藻梲, 是不仁也。^④(邢昺疏)

君子志于仁矣, 然毫忽之间, 心不在焉, 则未免为不仁也。^⑤(朱熹引谢氏)

君子容有不仁之处, 此特君子之过耳, 盖千百之一二。^⑥(陈垣《木钟集》)

收稿日期: 2010-09-06

作者简介: 周国正, 男, 广东南海人,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第 150 页。

② 这是假定受者对“小人、仁”的涵义都有所了解, 如果不了解的话, 那么这句话仍然是有作用的, 就如“孔仲尼就是孔子”一样。

③ 阮元:《十三经注疏》, 台北: 艺文印书馆 1982 年据 1815 年版翻印, 第 8 册, 第 124 页。

④ 阮元:《十三经注疏》, 第 124 页。

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第 150 页。

⑥ 程树德:《论语集释》,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第 958 页。

君子偶有不仁,无害其为君子。①(宣懋庸《论语稽》)

君子或偶有不仁,此特君子之过,亦所谓“观过斯知仁”也。②(钱穆《论语新解》)

但如果君子会偶有不仁,那反过来小人也应该偶然而仁,怎会“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呢?注疏者对此的解释是:

小人性不及仁,故未有仁者。③(邢昺疏)

小人本心既丧,天理已自无有,何得更有仁在。④(陈埴《本钟集》)

小人偶或仁,终见其为小人。况小人之仁,其暂也,其迹也,而其心则断断然不仁矣。⑤(宣懋庸《论语稽》)

一是如陈氏连一丝一毫“仁”的可能性都完全否定,这当然违反常识;一是如宣氏把偶尔的仁不当作仁,但如果这个标准前后一贯,那么君子的偶尔不仁也不应该算作不仁,何以孔子又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呢?

有一点须指出,这两句还有另一种解读,即,不仁的君子是存在的,但是却没有仁的小人,从语法角度看更符合原意。这两句都各有包孕句,前者是“君子而不仁”,后者是“小人而仁”,各自描述一种情况,然后再分别用“有矣夫”及“未有”指出这两种情况存在与否,即,身为君子而不仁(这情况)是存在的,但没有身为小人而仁(这情况)。⑥但这样解读,会显得更乖悖常理,与我们一向了解的通达合情的孔子形象难以相容。究竟问题出在孔子本身,抑或出于我们对相关文句的误解?这正是本文要解答的问题。为此,需要对句中概念作仔细辨析,特别是对《论语》的“君子”、“小人”重新作出思考。以下从“小人”开始。

《论语》论及小人共 23 次,其中能比较具体显示小人特质的有 18 句(本文所论的“未有小人而仁”不重列):

1.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

政)

2.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

3.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

4.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

5.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

6.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7.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子路)

8.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

9.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

10.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

11.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

12.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

13.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

14.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15.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卫灵公)

①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 958 页。

② 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356 页。

③ 阮元:《十三经注疏》,第 8 册,第 124 页。

④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 958 页。

⑤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 958 页。

⑥ 杨伯峻《论语译注》即翻译为:“君子之中不仁的人有的罢,小人之中却不会有仁人。”但在其“注释”部分却自承不明其意:“这个‘君子’‘小人’的含义不大清楚。‘君子’‘小人’若指有德者无德者而言,则第二句可以不说;看来,这里似乎是指有位者和老百姓而言。”《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165—166 页。

16.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阳货)

17.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阳货)

18.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子张)

加上本例,通观这19次小人之论,可以看到小人的共性:(1)有种种毛病(如例1、8、9、10、16、17、18),但并无大恶,并不主动为非,最坏也只是随人起哄、推波助澜(如例5)。(2)胸无大志,关心实际利益,缺乏高层次追求(如例2、3、11)。第2、3这类句例一向的解读未尽正确,“喻于利”只意味小人关心实际利益,但并不意味为了利益会为非作歹,以现代人熟悉的节省能源为例,君子会为了保护环境(义)而去节能,而小人则会因为可省开支(利)而去节能,动机虽然称不上高尚,但却不能称之为非。(3)目光短浅,不知轻重(如例14、15)。(4)软弱依赖,不能坚持(如例12、13)。

总体而言,《论语》中的小人虽然都带贬义,但从来都没有奸险狡诈、口蜜腹剑、损人利己等今日所谓卑鄙小人的意思,他们只是见识浅陋、胸无大志、营营役役谋求生计,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到的人。他们有种种缺点,但并无大恶,我们固然不会鼓励学生以此为楷模,但也难以苛责。孔子之所以戒弟子“无为小人儒”(例4),纯是爱之深、责之切的高要求而已。其中例7最有启发性,即使“言必信,行必果”,孔子也称之为“小人”,可见小人的真正特点是鼠目寸光、不识大体,所以才会拘于小信小义,不懂从大处着眼而行权。^①由此可见,孔子心见中的小人,绝非陈埴等注疏者所说“本心既丧”、一无是处的恶徒,他们甚至说不上坏,而只是不够好而已。樊迟问学稼为圃,被孔子评之为小人,就是从这一点着眼。

小人只不过是今日所说的小人物、小角色、小市民等平民百姓,他们最重要的是讨生活,所以重视利益,害怕麻烦,在隙缝中过日子,他们不会(因为不敢)为非作歹,也不肯慷慨赴义;为了过得舒服一点,他们会尽量迎合周边的人,这样的人充斥于社会,没有人会对他们有所戒惧,自己很容易也成为其中一员,而这正是孔子所看到的危机。在《论语》中孔子几乎没有训诫弟子不要做乱臣

贼子,《阳货》章“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勉强可算一例,但戒为小人则很多,这并不是说小人比乱臣贼子危害更大,而是大奸大恶的行为一般人都能知所警惕而不犯,反而柴米油盐之间的谨小慎微却会不知不觉磨蚀人的志气。君子与小人的分野,不在于大是大非的道德取舍而在于胸襟视野志气高下。孔子在《论语》中之所以时常以小人为戒,并非出于不与共天下的正邪对立,而是出于对乡愿恶紫乱朱的担心而已。

纠正了对小人认识上的偏差,令我们更难接受过往注疏者对“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的解读。不过,我们必须也纠正传统以来对君子认识上的偏差,然后才可以有正确的理解。一般认为《论语》中君子从两种意义说:一从位,一从德。

从位言:

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

朱注:“君子,谓在上之人也。”

孔子对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从德言:

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朱注:“君子,成德之名。”

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②

上面位、德的分类是根据语境及内容而作不同解读,这是常规做法,并无不当。但仅仅把位、德简单二分,却不能透显其间的有机联系,如果再把词义自然发展及孔子的整体思想结合来看,可以发现所谓从位言、从德言不是非此即彼这样分明。

“君子”原义是君主之子,文献中很早就用来泛指在上位的管治者,例如: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风·伐檀》)

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
(《小雅·采芣》)

以上见《诗经》

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
(《隐公三年》)

射其御者,君子也。(《成公三年》)

以上见《左传》

① 《论语·子罕》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行权要才、德兼备,通达事理,所以孔子视为最高要求。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3、47页。

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泽肆既,民力雕尽,田畴荒芜,资用乏匱,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 (《卷三·周语下·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

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卷五·鲁语下·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

以上见《国语》

例中的君子肯定纯粹就社会身份言,与个人道德无涉。如果跟着说,《论语》中君子有时转从德言,无异说孔子改变了这个词的词义,但所谓由位言转为由德言其实颇为含混,因为其中可以有两种不同情况:(1)君子的界定不再根据其地位,只根据其品德。(2)君子的界定不仅根据其地位,也根据其品德,亦即在地位之外加上品德的要求。

如果是第一种转化,必须有以下证据,即某某人并非管治阶层,但纯以其品德而称为君子,譬如现代汉语中的“这个乞丐才是正人君子”。但在《论语》中我们却完全找不到这样的例子。《论语》中孔子誉为君子的有四人,此四人皆为有官守的士大夫: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公冶长)

子谓子产有君子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羿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藏之。(卫灵公)

子产是郑国名臣,蘧伯玉是卫国贤大夫,皆见于《史记》,不必多说。子贱即宓子贱,《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贱为单父宰”^①,是管治阶层;南宫适,又称南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南宫括^②,《左传·昭公七年》称南宫敬叔,是孟僖子的儿子^③,当然是贵族,而且《宪问》章中孔子的赞语两句并列,如果“君子”纯由德言,就未免与“尚德哉若人”完全重复,所以这两句应该理解为“这人是好官[不仅是‘好人’]!这人品德

高尚!”

除了《论语》,我们亦可以在《左传》中寻求外证(《国语》则无其例),《左传》记载了五次孔子以“君子”为标准去评断个别人物的行为^④:

1. 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昭公七年)

2. 仲尼谓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诗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且曰:合诸侯,艺贡事,礼也。”(昭公十三年)

3. 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弔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縶之贼,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乱,不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义,不犯非礼。”(昭公二十年)

4. 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昭公二十年)

5.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哀公十一年)

例1、2、3、5中的孟僖子、子产、琴张、季孙毫无例外都属于管治阶层。例4中的虞人虽然地位较卑,但仍然是有职守的,而且通观文意,可以看到孔子真要说的不是虞人而是由此类彼,从虞人推出君子任事之道,“守道不如守官”中守官指根据职守所司办事,即《中庸》所谓“素其位而行”^⑤,更显出是对管治阶层而说。

这九个是孔子以君子称人的例子,完全不足以作为第一种转化的证明,其中人物固然品德高尚,但同时也是有官位的;反过来却是第二种转化的坚强证据,即君子除了有位之外还要有德。这种转化,不仅有上述文献上的支持,而且可以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找到理论上的解释,孔子提出正名

①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07页。

② 司马迁:《史记》,第2206页。

③ 阮元:《十三经注疏》第6册,第766页。

④ 阮元:《十三经注疏》第6册,第766,813,855,858,1019页。

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4页。

论,要求有其位者有其德,既然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显然也会要求“君子君子”——有官守者有其德,这是一种自然甚至必然的有机转化。因此,所谓从位言(管治者)、从德言(有德者)的二分处理并不恰当,君子词义所起的改变不是分化而是添加,即:从位言——管治者,位德兼言——有德的管治者。^①

传统所谓以位言、以德言其实是基于一个“宽泛”而模糊的标准,只要求君子一词在某些句例中凸显地位一面,在另一些句例中凸显德性一面,即以此立论。但其实任何一个所谓由德言的例子(如前文“从德言”项下所举),都只能说明所凸显的是德的一面,却完全没有证据证明是“只”根据德而排斥位(如前举的“这个乞丐才是正人君子”),换言之,所谓从德言其实都可以并从位言。由于必须找到“君子”可以用来指“非管治者”的情况,才可以说君子已由位言转从德言,但如上所论,《论语》及《左传》中孔子所论的君子皆无其例,所以传统的位、德二分是不恰当的^②

进一步看,“位德兼言”也还不够全面,因为《论语》中对君子的要求并不限于德: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鞶犹犬羊之鞶。”(颜渊)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卫灵公)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卫灵公)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

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季氏)

追求“文”、以无能为病、以没世名不称为虑、足以承担重任(可大受)、懂得根据实质是非而不拘守

于字面的一言一诺(贞而不谅)、希望耳聪目明,凡此种都已经超逾了德性范围,涉及文化认识、使命抱负、能力判断、心智水平等问题,所关注的显然不再限于道德上的善恶而及于材质上的良窳,“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指的是总体素质修养。所以上文对君子的分析应该如此表述:

(1) 仅从位言——管治者

(2) 仅从德言——有德者

(3) 位德兼言——有德者的管治者

(3a) 地位修养兼言——有德有才的管治者——简称之为有修养的管治者,即传统上所说的贤士大夫。

自孔子思想体系看,孔子要求弟子所做的君子,是第(3a)义——有德,有才,且有位。要求有德有才,这几乎是《论语》的整体内容,毋须多说。至于要求有位,亦不奇怪,因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修德的最高要求不仅是以美其身,而且是兼善天下,在《阳货》章中阳货质问“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孔子为之辞穷,可见他认为有才德而不用世,不仅是不理想,甚至是不道德的,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表现渴望得为世用: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罕)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

对出仕的取态既然如此,孔子不大可能单单要求弟子积学修德而不为用世行道作准备。以下《泰伯》一段他把为学与用世的关系及考虑条件说得清清楚楚: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则贵焉,耻也。”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当然是修德,修德有成则当在适当时机(天下/邦有道)行道于世,如果客观条件具备而自己不为世用,那是不光彩的(意

① 此义的“君子”概念,朱熹也曾看到,《论语·季氏》朱注“侍于君子有三愆”:“君子,有德位之通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2页。但他却不知道这其实和从德言的“君子”概念是相交迭的。

② 林义正对“君子”的概念曾经作过详细深入的分析,但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此未能指出其中德、位的真正关系,诚为可惜。见《论孔子的“君子”概念》,收于氏著《孔子学说探微》,台北:东大图书1987年版,第61—124页。此外,还要考虑一种情况,即有其位而无其德,如《诗经》中“不素餐”的君子,孔子是否仍称之为君子却未可知,比较肯定的是还没有因此而称之为小人的例子。

味才不备或德不足);如果客观条件不具备而勉强出仕,也是不光彩的(意味但求富贵)。所以,在孔子心目中,君子理想的活动场境不是陋巷而是庙堂,《论语》中对君子的修养要求,都应该视为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是起点而非终点,是为将来的用世行道所作的准备。在对子路论君子一段中,孔子更把修身用世的次序一一展示: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

要用世行道就要出仕,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如果无其位而行其事,就是僭越,甚至是乱臣贼子,这是孔子正名思想的自然结论。而一有其位,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子路),这样就可以“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可以肯定地说,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是地位修养兼言的第(3a)义君子。

把分析君子的框架转到分析小人来,也应该有以下三种情况:

- (1) 仅从位言——小人物
- (2) 仅从德言——浅陋软弱
- (3a) 地位修养兼言——浅陋软弱的小市民

小人可以依第(1)义从位言,这点当无问题,前举君子“从位言”项下数例(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即为其确证。至于第(3a)义的小人既为小人物,又浅陋软弱,两个条件都具备,是最典型的小人,更无问题。最不清晰的是第(2)义,要证立其存在,当有位居管治阶层但才德鄙陋,致获小人之评的事例。可惜《论语》中孔子极少称具体人物为小人,只得樊迟一个(例6),《左传》及《国语》中亦无其例(用作自我谦称,未足为据)。而樊迟在《论语》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都没有出仕的记载。唯一提及仕宦的是《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樊须,鲁人,字子迟,少孔子四十六岁,弱仕于季氏。”^①无论《家语》一书是否可

靠,即或可靠,亦无从知道孔子予小人之评时樊迟是否已经出仕,因此,第(2)义能否确立大有疑问。

不过,无论小人采取的是哪一义,只要其中有一个好人,“未有小人而仁也”这样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要对“仁”有更准确的了解。一如“君子”、“小人”有两义,“仁”也有两义,一是就其仁民爱物的态度言,本文称之为源端义的“仁”,一是就其泽被百姓的成效言,本文称之为圆足义的“仁”。《论语》中“仁”之两义并用^②:

(1) 源端义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这都是就个人心理情态说的,关键是将心比心对别人有善意,由于这纯是一己心态问题,所以“我欲仁,斯仁至矣”。

(2) 圆足义

对别人有爱心有善意固然重要,但要令爱心善意真正加惠于人,达致仁的效用,还要有实施的能力,所以“知”不可不足。在这个意义上,未知则不能仁。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③(公冶长)

在极端的情况,甚至不问动机(源端仁),只问成效(圆足仁)以判断仁与不仁: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

① 杨朝明注:《孔子家语》,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9页。按《家语》所载年岁与生地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及郑玄所说有异,《史记》云“少孔子三十六岁”,郑玄云“齐人”。

② 此即牟宗三所谓“孔子之仁不只是道德的,且着重其客观之实现”,见《儒家学术之发展及其使命》,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北:学生书局1978年版,第1—12页。

③ “未知”的“知”朱熹注“如字”,即解为“不知道”,但这样和下文强烈的反诘句“焉得仁”(怎么算得上仁)接不上,所以当读如“智”,“未知”义类“不智”,句式与“未仁”相同,见《宪问》子路问“(管仲)未仁乎”一节。

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

子路、子贡都就管仲不为主殉死而对其人格提出质疑,可见这是当时普遍的道德要求,而孔子两答都没有否认,可见他很可能是认同的,只不过他以大义(民到于今受其赐)凌驾小义(殉死),根据管仲对华夏的贡献而判定其仁。在这个判断中,孔子并未讨论过管仲的动机是出于仁民爱物之心还是出于对个人功业的追求,^①只从成效方面判断仁不仁,根据的是仁的圆足义。

孔子这种效果论的倾向不是偶然的,在《雍也》章中子贡问过这个问题: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也没有先去确定博施出于什么动机,纯以济众的成效去作出“圣”的评价,可以见到相同的思路。

用圆足义的仁去理解“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其实简单不过。君子,无论是第(1)义还是(3a)义,要真正膏泽斯民除须有地位(否则为僭越)有修养之外,还须有合适的环境与时机,如果“天下无道”,就只能如宁武子“邦无道则愚”(公冶长)这样退隐,即使进取,也不过是子路的“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民到于今受其赐”这种圆足义的仁是达不到的,孔子在《尧曰》章中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恐怕就是对一生行事成败得出的反省。“君子而不仁”可以视为上面这三段引文的另一表述。至于“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就更简单,圆足义的仁以兼善天下为职志,这绝非胸无大志、目光短浅、只知钱银米粮的人能做到,第(2)义、第(3a)义的小人当然与此无缘;至于纯从位言的第(1)义小人,其中应当有才德出众的,但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限制,在孔子礼化、秩序化的世界中也是无法达致圆足义的仁的了。

《论语》中这句话历来难解,在于对君子、小人、仁三语的意义拿捏不准,位、德对立二分的处理更易误导。其实只要掌握其真正的分野所在,其义几乎就不言自明了。

The Definition of *Junzi* and *Xiaoren* by Confucius: A Discussion of A Sentence in *the Analects*

Chow Kwokch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saying “there may be cases that *Junzi* are not benevolent, but there would not be cases that *Xiaoren* are benevolent” which has long puzzled critics of *the Analects*, this article embarks on revealing the true meanings of the terms *Junzi* and *Xiaoren*. It is first demonstrated that *Xiaoren*, contrary to common understanding, does not point at those morally decadent; it only refers to those ordinary folks who are short-sighted with only material concerns. As for *Junzi*, the traditional two-way distinction of status versus morality is inappropriate. *Junzi*, as mentioned by Confucius, always refers to an idealized administrator who is decent and competent, i. e., the term *Junzi* concerns three aspects: status, morality and ability. That *Junzi* carries such a meaning is a necessary extension from Confucius’ advocacy on *zhengming*. If every person has to behave appropriate to his status, then an administrator ought to be so as well, i. e., to be decent and competent. With this newly established understand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aying cited in the beginning would no longer pose any problem.

Key words: *Junzi*, *Xiaoren*, *Analects*, Confucius

(责任编辑 郑 国)

^① 按《史记·管晏列传》中载管仲之言“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于显天下也”,管仲的动机以后者居多。司马迁:《史记》,第2132页。